



编者按

波澜壮阔70年,三湘首善换新天。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自古就有“三湘首善”之称。从1949年7月25日长沙县人民政府组建时起,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步伐,通过7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创新,长沙县这个不沿海、不靠海的中西部内陆县城一跃成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标杆,跻身全国百强县前五,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被评为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201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被评为全国“百城百县百企”之一。

为做好重中之重“三农”工作,长沙县坚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40年前,长沙县开慧公社竹山大队张家塆生产队,在湖南第一个实行“包干到户”,成为湖南的“小岗村”。如今,葛家山村(前身是竹山大队)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镇。

葛家山村只是长沙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如今的长沙县乡村,产业兴旺,农产品加工产值过百亿元;生态宜居,是湖南唯一的“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激励县”、首个“国家级生态县”;乡风文明,成功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向全国推广;治理有效,浔龙河村等荣获“全国农村基层治理十大创新案例”;生活富裕,组组通公路,村村通公交,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3万元……

振兴乡村,服务长沙。长沙县“三农”人用“绿色”绘就乡村振兴的最美底色,用基层党建“红色”引领发展、增添乡村振兴的最大亮色。



春华镇美丽乡村一景 资料图

用“绿色”绘就乡村振兴的最美底色

——湖南省长沙县以“三个转变”力促农业农村经济绿色发展

□□ 本报记者 杨娟 张振中

一片近乎奔种的稻田、几间闲置的杂屋和民宿组合在一起会起到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园作景,屋为居,一个“民宿坊”就此形成,让一二三产业融合升级为绿色产业。

一个村和一个花卉基地交融在一起将产生哪些惊人的神奇力量?花为媒,画为约,一个“花园观”就此打造,让昔日一个脏乱差村庄蝶变成美丽乡村,衍生成“美学经济”。

一方洁净的水土和一个企业联系在一起会催生什么样的“结晶”?山水为依,健康为本,一个“健康谷”就此诞生,让企业稳居全国500强,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将迈进百万元大关。

无论是“民宿坊”,还是“花园观”,抑或是“健康谷”,都有一个主打的颜色:绿色。长沙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长沙县委书记沈裕谋认为,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是要不折不扣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民本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按照“发展‘美学经济’、推动全域旅游、做实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着力推动农业农村经济绿色发展之路,让绿色成为乡村振兴的最美底色。

在长沙县委副书记、县长张作林看来,经济发展要升级,农业农村须转型。为了突出“绿色”发展,长沙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正在实现三个转变:融合“两产”,从着重发展第一产业向三产融合发展转变;发展“两美”,从着重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向发展乡村“美学经济”转变;壮大“两新”,从着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转变。

如今,长沙县的乡村,处处绿色、湖光山色。

融合“两产”:从着重发展第一产业向三产融合发展转变

产业有差异,但不能让融合有“口子”。长沙县委副书记

书记周度说,2013年长沙县以工业为主导的南边乡镇和以农业为主导的北边乡镇经济发展差距高达4-5倍,正是沿着三产融合的路子,现在缩小到了1-2倍。今年,随着县委提出的“强园富民、优二兴三、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总要求逐步落地落细,这个“口子”正在继续缩小。

金井镇是长沙县北部一个典型的农业大镇。金井镇的金龙村,村民祖辈以种茶、采茶为业。村委会主任刘宇告诉记者,10年前,茶农卖的是鲜茶,挑满一担茶叶只能换来20元。而现在,金龙村不仅卖茶叶,而且卖风景、卖文化,实现了由一片茶叶串起的三产融合绿色转型之路,一担茶叶的价值翻了数百倍。

随山势而上,层层叠叠的茶园,嫩绿、翠绿、墨绿,如同一条条连绵起伏的缎带,本身就拥有自带游客的魅力,因此金龙村一直不乏游客。然而,在往常,游客“走马观花”地在茶园里走一遭就回到城里,村民的收入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金龙村“两委”和茶企决定共同破解难题,将千年茶文化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和绿色生态文明深度融合:第一步,造景迎客,以茶园为中心,配套九溪沿河观光带、湿地公园游乐场,让游客有景可看、有地可玩;第二步,实力留客,深入挖掘茶叶的历史文化、品牌故事,让游客植人式地参与到采茶、制茶、品茶等各个环节;第三步,周到待客,用贴心服务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如今,沿着新建的游道上山,一垄又一垄苍翠碧绿之间,拥映着一座恍若天成的“自然茶馆”。这个建在古老水渠上的茶楼,原本主要是为了解决茶园游客如厕不便的问题,后来,发现游客钟情于这片满眼是绿的风光,干脆将其打造成了一个集品茶、休闲、观光、阅读于一体的茶馆。如今,这里变成了“网红”打卡点,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茶园变成了景区,采茶融合了品茶、赏茶、制茶,金龙村形成了供游客吃、住、游于一体的乡村乐园。村党支部书记杨刚透露,茶园周边的村民大多吃上了“茶旅融合”饭,收入增长了40%左右。

“影珠山,离天三尺三,人要低头过,马要卸鞍轭。”这首长沙民谣里说的影珠山是长沙县境内最高峰,是湖南省级森林公园。影珠山所在的福临镇影珠山村,2014年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

“村民住在公园里,就要维护公园的美丽。”影珠山村党总支书记王维说,“不砍一棵树、不养一头猪、不建一栋房”的“三不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影珠山村人对影珠山的深情承诺。

守得住对青山的承诺,但2014年的影珠山村却还难以摆脱贫困,是名副其实的省级贫困村。保护生态的同时,如何摘掉“贫困帽”?影珠山村决定,坚持念活“绿”字经,以影珠山森林公园为依托,走出“农旅融合”的脱贫致富路子。

为了不砍树,村里引进企业,一方面利用山上散居的农户家闲置房屋,由村民杨文学带头打造“民宿坊”,另一方面,利用森林中的空地,打造“微型”澳洲木屋、胶囊旅馆等特色露营地。

山上,游客感受的是鸟语花香,山下,游客看到的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村里与荣科农业公司合作,共同发展了30亩“优质稻+虎斑蛙”的生态种养产业。“过去村民种植一亩水稻只能勉强糊口,没人愿意种,现在一亩稻田的纯收入达到了1万元。”王维告诉记者。

“从过去单纯的公园,到如今今天的游园,再到今后城市消费者的生态菜园,我们村的绿色产业融合之路会越来越宽。”初尝甜头的村民满怀憧憬。

发展“两美”:从着重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向发展乡村“美学经济”转变

农村有大美。而这种美,不是简单的“涂脂抹粉”的穿衣戴帽,而是原生态的乡土植物、乡土景观,是蕴含在二十四节气里的自然农耕文化之美。

这种美,给长沙县的乡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价值。7年前,落户在春华镇大塘村的时鲜花卉基地春红花卉,如今已发展成为长沙县首家标准化花卉盆栽基地,成

为长沙人爱去的“花园观”,年营业额达2000多万元。

春红花卉的负责人蒋小云与花卉打交道已经近20年,踏出了一条从卖花到种花的路子。19年前,她还在卖花。2012年,蒋小云决定自己种花,将花卉盆栽的经济效益扩大。而做时,春华镇正翘首以待绿色产业来扮靓乡村,春红花卉因此落户春华。如今,50多个品种的花卉在这里生长绽放,每天几大货车花卉从基地销售到全国各地。

然而,身为长沙县“花王”的蒋小云并没有满足于种花、卖花,她希望将花卉产业链延长,做足快乐型和审美型两篇“文章”。蒋小云的想法得到长沙县委、县政府支持。目前,长沙县正在全力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已将春红花卉纳入其中,园区内将开辟时鲜花卉文旅融合区,总面积达1.7万亩。

春红花卉,点绿春华。就在基地不远处的春华山村,每家每户庭院前小院的花卉几乎都来自春红,春华山村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园村”。

而以前,村里是出了名的脏乱差,进村就是臭水沟,村民自己都受不了。村里想修路、整沟,村民却不愿让出一分一厘的地,村里的任何项目都难以落地。

“要让乡村‘富’起来,先得让乡村‘美’起来。”春华山村决定从美丽乡村建设起步,将塘港、荷湖两个小组打造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片区,两年拆园还绿50余户,拆除破旧旧房、筒仓棚,取而代之的是绿化、美化、亮化工程。

村民生活在花园里了,但村“两委”并不满足,开始谋划让“绿色”变“财富”,从单纯的美丽乡村建设向发展“美学经济”转变。

2018年,塘港组组长建祖国带头,72位村民以资金投入方式,共筹资71.3万元,作为本金,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长沙春渡水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把全组的山、塘、田以及房前屋后的闲置地块集中流转,由公司统一运营,打造成农耕体验区、蔬菜种植区、小水果采摘区、游乐休闲区。

去年以来,春华山村举办了春华春色文化旅游节、春华狂欢抓鱼节等活动,让春华山村名声大震。“我们不

搞高大上的项目,就是用最原生态的农耕文化等吸引人,以美丽乡村点燃乡村美学经济。”建祖国说。

壮大“两新”:从着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转变

“我们村里最宝贵的是绿水青山和有机环境。”一进果园镇新明村,村党支部书记黄季明就告诉记者。

新明村是长沙县的有机生态示范村。村里四面环山,森林覆盖率达67.6%,是一个来了可以畅快呼吸的地方。境内有一条自我循环的水系,没有外界水系的干扰。

村“两委”班子认定“生态立村、绿色发展”理念,村里引进、培育了从事有机种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村流转了5000亩地,农户获得了土地流转费用和务工收入,但村集体经济还处于“窘境”。2018年,为了改变现状,村里开始探索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新路子。

“我们在全国各地找了22个村子,到了新明村,看到这里青山如画,检测了这里的水、空气、土壤后,我们认定,就是这儿了。”山河健康集团董事长郑益清说。

2018年,全国500强企业之一的山河集团拟投资5.2亿元在新明村打造“健康谷”,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山河集团开展土地流转服务,仅发展“服务型经济”一项,除一次性获得30万元的服务费外,每年都可以获得3万元服务费,成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新来源。

此外,新明村与鲜花公司共同合作成立了花卉公司,开展了12亩的鲜花种植。村集体以土地和财政资金投入占股55%,企业以资金和技术投入为主占股45%,村集体收入一年可达10万元。

“预计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将突破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已达3.4万元。”黄季明说,这还是起步,长沙县正在新明村建设高标准有机农业产业园,为长沙县振兴乡村集体经济提供样本。

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明村在长沙县涌现。百村绘蓝图,绿色作底色,在星沙大地,一幅“有景可看、有活儿可干、有钱可赚”的绿色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以“红色引擎”驱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湖南省长沙县创新探索三种方式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 刘姗姗 本报记者 张振中 杨娟

一个以前老旧的茶园在经过园区改造升级之后带来了什么?在湖南省长沙县湘丰村,正在打造集“茶种植、茶加工、茶观光、茶文化”于一体的万亩多功能茶叶园区,茶叶产业一年给村级新型集体经济带来了60万元的收入。

一片原来弃用的南瓜皮在加工利用之后带来了什么?在浔龙河村,在制作成南瓜饭、南瓜干之后变成了香饽饽,价值翻身5倍。像南瓜蔬菜这样的第一产业和二产三产融合发展之后,助推村级集体经济9年增长100倍。

一亩原本抛荒的田地种上巨型水稻之后能带来什么?一亩以科技引领、转型升级的巨型稻让农户增产200公斤,一年让村级新型集体经济入账10万元。

在几个村庄变化缩影的背后,离不开长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擘画布局。长沙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长沙县委书记沈裕谋提出:长沙县新时期发展要按照“强园富民、优二兴三、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蹄疾步稳向前推进。

在这一总体要求的指导下,长沙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个“红色引擎”强劲驱动,创新探索了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5种模式:资本下乡共建模式、农旅结合引领模式、土地股份合作模式、科普园区集聚模式、龙头企业带动模式。这5种模式归纳起来主要为三种引领:政策引领、产业引领、科技引领。

政策引领——强园富民,富县就要去掉“短板”,让农村“瘦”经济“壮”起来

金井镇蒲塘村3年前还是一个省级贫困村,尽管2016年,在精准扶贫的政策下,村里摘掉了“贫困帽”,但是村级集体经济仍是无源之水。

“即使对挺进全国前五强的长沙县来说,农业还是富县的‘短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而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更是拖了后腿,因此,要强园富民,就是要去掉这个‘短板’,治愈‘这个后腿,强劲发展包括农业园区在内的各个产业园区,加快发展农业农

村,强园富民则有后劲。”沈裕谋坦承。

正当蒲塘村为发展集体经济一筹莫展之时,长沙县委组织部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干部多次深入村组,与镇、村书记一起“把脉问诊”,首先致力于消除村集体经济薄弱村。

2017年,长沙县全县114个村,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低于5万元的村有52个,其中不乏收入为零甚至负债累累的行政村。靠什么来消除薄弱村?答案就是政策引领。

政策很快得以落地。2018年8月2日,包括蒲塘村在内的57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账上,都收到了一笔15万元的费用,这是用1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置换的标准厂房租金收益,这标志着长沙县在湖南率先消除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通过这样的“政策引领、飞地抱团”模式,村集体经济将连续三年获得每年15万元的进账,让“空壳村”有了“钱袋子”。

在蒲塘村党总支书记杨莽看来,45万元虽然不算多,但却成为撬动集体经济壮大的“杠杆”。通过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村里拆掉了196栋危房、空心房,涉及167亩土地。盘活成片地块成功吸引了茶业公司入驻。蒲塘村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入股茶业园开发,今年茶企分红将为村级集体经济带来15万元的收入。

如果说蒲塘村是依靠“飞地抱团”政策让村级集体经济“从无到有”,那么同属金井镇的湘丰村则依靠“洼地经济”政策让集体经济从“瘦”到“壮”。

湘丰村是由三个“穷村”合并而成。2016年,刚并村时,村集体收入加起来不到8万元。2017年,湘丰村成立了党总支,湘丰村党总支书记林金良决定将农村基层党组织从“后院”推向“前台”,大胆示范、率先引领,做大做强村级集体经济。

2017年年初,湘丰村利用农村综合性试点改革这一政策契机,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在基层的创新实践,成立土地专业合作社。普通农户怕风险,林金良决定领办合作社,合作社3个管理层都是党员,不厌其烦给村民做工作,引导农户以土地经营权量化为货币的方式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再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企业。

土地“合”出了规模后,湘丰村与湖南康丰生态种植公司合作,开发巨型稻种养结合项目,村集体利用农村

综合性试点改革项目资金投入给巨型稻基地完善水利设施,按照约定,2018年,村集体获得保底分红20万元。

“村里把争取到的项目资金有针对性地投入所需要的企业,而不是随意撒网,使无偿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变为有偿的回报,为集体经济壮大开辟了新路子。”林金良说。

土地盘活了,到村里流转土地发展产业的企业多了,原来闲置多年的老厂房、老村部、老学校等基础设施重新修缮利用起来了,仅租金一年就有20多万元。湘丰村利用“山、水、茶、禅”优势资源,打造全国知名的绿茶产业园区。预计今年年底,湘丰村新型集体经济收入将达到100万元,其中茶产业对集体经济的贡献率占比高达60%。

产业引领——优二兴三、融合发展,融合就要“接二连三”,让农村产业“独角戏”成为“大合唱”

10年前,果园镇浔龙河村还是省级贫困村,如今已蝶变为全国生态艺术小镇。带领全村发生蝶变的领头人就是2009年返乡创业的柳中辉,10年来,身为村党总支书记的柳中辉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让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由冷到热”。

要使村集体经济“由冷到热”,产业是“炒热冷地”的最好“武器”,因此,“农地+产业”成为村党总支引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最佳选择。为此,浔龙河村党总支组织村民反复研讨,对浔龙河项目区1.47万多亩土地进行规划调整,从而为工商资本入驻“腾”出了地,为村民集中居住开辟了地,为村里集体建设项目“挪”出了地。

解决了地的问题,浔龙河村按照“一产为基、二产引导、三产为主、一二三产协调联动”的思路,布局了以农业产业为基础的“五大产业”。可是,两年前的浔龙河农业板块还处于亏损状态。邓勇接手负责后,身为党员的他决定迎难而上,经过调研,他发现问题主要出现在产业链环节上,一产生产端旺盛,但却没有“接二连三”,消费端极其疲软。

延长产业链才有出路,浔龙河村党总支决定从大宗农产品大米、蔬菜入手。浔龙河村600亩蔬菜进行生态种植,辣椒、空心菜、南瓜、丝瓜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经

过粗加工,蔬菜价值倍增,如南瓜经过二次加工制成熟南瓜饭,18元一桶的南瓜饭成为浔龙河游客的旅游饭;原本农民、市民弃之不用的南瓜皮加工成了南瓜干,市场价高达15元/斤,一年仅南瓜干销售就达10多万元。

在种植业一产和加工业二产以及旅游业三产深度融合下,产业优二兴三、“接二连三”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如今浔龙河村村级集体经济增长了近100倍,村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3倍多。

与浔龙河村主要选择“农地+产业”引领方式不一样的是,开慧镇锡福村则选择了“农房+产业”的产业业态。

锡福村以前是个典型的传统农业村,村民家家户主要以养猪和种些小果蔬菜为业,单打独斗的小农业难以形成产业融合发展的“大合唱”,村民不富,村集体经济也是一片空白。2014年,村党支部决定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农房发展民宿产业,闯出农旅融合的新路子。

如何将村集体、村民与民宿企业紧紧地“绑”在一起?经过多次商讨,锡福村党支部探索出了三者完全融合的共同发展模式:民宿主、企业、村集体共建共享,分别按照6:3:1的比例获取收益。为了带头示范,村党支部副书记林晓君从2015年率先开办民宿,如今锡福村已形成了三大民宿片区,民宿由最初的5家变成了40余家。

第三产业反向带动了果蔬种植和加工等一二产业的融合发展,民宿人家户均年纯收入在10万元以上,村级集体经济去年达到80余万元。

科技引领——转型升级,升级就要靠科技创新,让低效农业转化为高效农业

从稳坐“三湘第一县”到连续多年蝉联中西部第一县,长沙县历来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新时代新长沙,长沙县要实现转型升级,就必须突出科技引领,这在农业领域也是如此。

2018年,长沙县科技对农业贡献率高达60.1%,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从长沙县两种水稻的全程高科技生产可见一斑。

在湘丰村,大规模巨型稻的成功培育正是得益于水稻高科技的研发。如今,经过3年的培育,700亩2米多

高的巨型稻亩产达到1000公斤,比常规稻增产200公斤左右。一株巨型稻为村集体经济带来了增收。村集体占股8%,一年村集体经济将从中分红10万元。

相比起湘丰村植株特高的巨型稻,明月村种植的大多是植株一般的优质稻,但优质稻的优质恰恰就体现在科技的应用上。

明月村,曾经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看到日益凋敝的农田,村党支部说服农户把抛荒田流转给村里的种植大户。抛荒问题解决了,但却没给村集体经济带来收益。在村党支部书记杨文明看来,传统的种植方式,哪怕是规模经营,土地的收益也十分有限,必须要引进新技术、栽培新方法,才能更大程度上激活土地的潜力。

因此,明月村良田渴望科技的滋养!2018年3月,经过村党支部牵线搭桥,长沙哲农农业科技公司集中流转耕地810亩,致力将明月村打造成中国隆平种业硅谷示范基地,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如今,中国水稻所、国家水稻工程实验室等科研院所的多位专家在基地开展水稻课题研究,全国89家种企入驻,400多个水稻新品种、新技术、1098项展示内容在基地聚集。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业高科技企业在明月村“安营扎寨”,明月村成为湖南水稻种植集成技术最大的集中展示与交易平台。科技的助力,让原本低效的水稻有了高收益。长沙哲农公司总经理李娟介绍,一方面,水稻种植提升了科技含量,明月村水稻亩产量两季达到1150公斤,比传统种植增产300公斤;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观摩人群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每年到明月村观摩的人流量接近10万人,带动了农家乐的发展,带动了农产品的销售。

农业高科技带来高效益,不仅让明月村激活了村集体闲置物业,每年新增经营性收入30万元以上,还让村里土地流转费用翻了一番,村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哲农公司,转变为“股民”,下一步将参与企业分红。

村民陈国强没想到,自己70岁了还能到哲农公司搞田间管理,每月拿3200元工资。“高科技让务农更轻松,我只要拿着手机,就能用软件看到每一块田里有没有病虫害侵袭。”陈国强说。

在科技的引领下,明月村离实现“农村变景区、农田变公园、农民变股东”的乡村振兴梦越来越近。